

王獨青選

譯

市立第一中學校

新月集



家

我獨行在通過田地的路上，正夕陽藏他最後的黃金像一個守財奴底時候。

天色深深地沉到黑暗中去了，寡婦一樣的土地，所有的田禾都收了，沉默地橫着。

突然一個男孩子底尖銳的聲兒貫到空中。他看不見影兒的跑過了黑暗，留他歌聲底行迹在晚間底沉靜中通過。

他的村莊的家是在荒地底盡頭，在甘蔗田外，隱藏在香蕉，細長的檳榔樹，椰子樹和些暗碧色的波羅密樹底蔭影中間。

我暫時停在星光底下我寂寞的途中，便看見黑暗了的地球展放在我面前，他的腕兒圍繞着無數的人家，家中有些搖籃同牀兒，母

親底心同晚間的燈，又看見許多幼稚的生命在享樂着世界中至高貴的快樂。

在海濱上

在無窮世界底海濱，孩子們集會着。

無窮的天空是在頂上不動的，不甯靜的水却狂動着。在無窮世界底海濱上，孩子們叫跳着相會。

他們用砂來造他們房子，他們用空蚌殼兒頑耍。用枯葉兒編他們的船，還笑嘻嘻的把來放在廣大的海上。孩子們有他們的頑耍在世界底海濱。

他們不知道怎樣游泳，他們不知道怎麼投網。取真珠的都爲着真珠下水，商人都在他們的船裏航行，那時候孩子們把些小圓石兒

堆集，再把來拆散。他們不搜尋隱藏着的寶物，他們不知道怎樣投網。

海笑着起了大浪，海邊底微笑發青白色的光。致死的波浪唱着沒有意思的小曲兒向着孩子們，恰好像一個母親在搖着她寶寶底搖籃一樣。海同孩子們頑耍着，海邊底微笑發青白色的光。

在無窮世界底海濱，孩子們集會着。暴風雨迴走在沒有道兒的天空，船都破在沒有軌路的水上，死在汛濫，孩子們却頑耍着。在無窮世界底海濱上，是孩子們底大集會。

根源

寶寶底眼兒上浮泛着的睡眠——可有人知道那是從甚麼地方來的？是呀，有個謠傳，說是他的住處，是在那螢火的光兒所暗暗照着的森林影中的仙村，那兒掛着兩個羞怯魅人的花苞兒。他就是從那兒來吻着寶寶底眼兒的。

寶寶睡時在他唇兒上閃動着的微笑——可有人知道那是從甚麼地方生出的？是呀，有個謠，說是新月嫩弱的清光觸着消散着的秋雲邊上，在那裏微笑就是初生在露水洗了的早晨底夢中——寶寶睡時在他唇兒上閃動着的微笑。

在寶寶底四肢上開綻着的清香柔嫩的新鮮生命——可有人知道那是在甚麼地方藏得那麼久的？是呀，當母親是一個年青姑娘的時候，他潛伏在她的心裏，愛底又柔又靜的神秘中——清香柔嫩的新鮮生命在寶寶底四肢兒上開綻了。

寶寶底法門

若是寶寶想要麼，他即刻就能飛到天上去的。

並不是沒有緣故，他却不能離我們。

他愛把他的頭兒枕在母親底懷兒上，所以不見了她，總不能忍耐的。

寶寶知道種種聰慧的言語，雖在地球上住的沒人聽懂得的。

並不是沒有緣故，他却總不肯說。

他唯一的事兒是要從母親底唇兒上學母親底話兒。那就是他看來是非常天真的緣故。

寶寶已有一堆金子同真珠，但他像一個叫化子一樣來到了這地球上。

並不是沒有緣故，他那樣假裝着來的。

這個親愛的小裸體的乞丐裝成完全的窮樣兒，要那樣他纔能求得母親所富有的愛。

寶寶在織綢的新月之國中是狠自由的，一點約束都沒有。

並不是沒有緣故，他却把他的自由棄了。

他知道母親底心中底小角兒裏有無限快樂底天地，被她的親愛的腕兒捉着抱着，比較自由更要快活。

寶寶不知道怎麼哭的。他是在完全安樂底境界中住着。

並不是沒有緣故，他却要流起眼淚來了。

雖然他的可愛的臉兒做着微笑，他引得母親底思慕之心傾向着他，但是他爲小小的難受所發出的小哭聲却編出憐與愛底兩股帶兒

平淡的美觀

呵，染那個小衫兒的，我的孩子，還用那個小紅襯衣兒把你柔軟的四肢兒蓋住的是誰呢？

早晨你出來在庭院裏頑耍，你跑的時候搖搖顛顛的。
但是染那個小衫兒是誰呢，我的孩子？

使得你笑的是甚麼呢，我的小命芽兒？

母親站在門檻兒上微笑着你。

她拍着她的兩手，她的錫子便倉郎倉郎地響，你的手兒裏拿着你的竹棍兒跳着，就像個點點大的牧童兒。

但是使你笑的是甚麼呢，我的小命芽兒？

哦叫化子，你要乞討甚麼，用你的雙手兒緊抱着你母親底頸兒呢？

哦貪吃的心兒，我得把世界摘下如像從空中折個菓子來放在你的小薔薇的手掌兒上嗎？

哦叫化子，你要乞討的是甚麼呢？

風兒高興地傳出你腳環鈴兒底叮嚙叮嚙的聲兒。

太陽微笑的守着你的化粧臺。

當你睡在你母親底腕兒裏天使守着你，早晨便躡腳兒走到你的牀上把你的眼兒吻着。

風兒高興地傳出你腳環鈴兒底叮嚙叮嚙的聲兒。

夢的女神飛過薄暮的天空，向你來着。

『世界母親』坐在你傍邊，你母親底心兒裏。

向着星星弄他的音樂的人，拿着他的笛子站在你的窗前。
而且夢的女神飛過薄暮的天空向你來着。

偷瞌睡的

誰從寶寶底眼睛兒上把瞌睡偷去了呢？我總得知道的。把她的水罐兒拖到她的腰間，母親到近村處取水去了。是正午了。孩子們底頑耍時間已過；鴨子都沈默着在池子裏。牧羊的男孩子榕樹蔭中睡熟了。白鶴又莊重又沈靜地立在椽果林邊的水沼中。在這個時候偷瞌睡的便來了，而且是，從寶寶底眼睛兒上把瞌睡捉住，飛的走了。

當母親回來，她着見寶寶在屋子裏爬着。

誰從我們的寶寶底眼睛兒上把瞌睡偷去了？我總得知道的。我

總要把她尋見還把她鎖上。

我總要向那個黑暗的山洞中窺探去，那裏，通過那些圓石和纒臉的石頭，滴着狠細的清泉。

我總要在白姑拉 (Bakula) 林裏昏沈沈的影中搜尋去，那裏鴿子在那深角兒裏，仙女底脚鐙兒在星星很多的夜間沈沈中叮噹叮噹地響。

在晚間我要向竹林裏竦竦響着的寂靜中偷看去，那裏螢火蟲在浪費着她們的光兒，無論過着甚麼人我要問道，『有能告訴我偷瞌睡的住在其麼地方的嗎？』

誰從寶寶底眼睛兒上把瞌睡偷去了呢？我總得知道的。

我只要捉住了她，我要不會給她個好教訓呢！

我要侵入她的巢穴去看她把偷下的全部的瞌睡藏在那里在。

我要把那全盤奪來，運到家裏。

我要緊緊的綁住她的兩個翅膀兒，把她放在河岸上，使她拿着根蘆草在燈心草和睡蓮中捕魚耍。

當晚間市罷，村裏的孩子們都坐在他們母親底膝上，夜間的烏兒便嘲笑着要在她的耳畔嘮叨。

『現在你還想偷誰的瞌睡呢？』

開始

「我從那兒來的，你在那兒捨了我？」寶寶問他的母親。

她回答了，一半兒叫，一半兒笑，把寶寶摟到她的胸前，——
「你本是同慾望一樣藏在我心裏的，我的寶貝呀。」

你本在我幼時玩的那些假人裏；而且當我每早晨用泥做我的神像，那時候，我就把你做了又毀。

你本和我們的家神同龕，我禮拜他時，便在禮拜你。

你住在我一切的希望與一切的愛裏，我的生命裏，我的母親底生命裏。

你在管理我們的家庭的不滅的精神之膝間養活過多年。

當在女孩子年紀時，我的心心開着，你就如一團香氣圍繞着他

飛揚。

你的柔弱的和軟生命開綻在我年青的四肢裏，就像在太陽出來以前空中底紅光。

天上第一小愛人兒，你是同晨光雙生下來，落落在世界底生命流中，最後停泊到我心上。

我一看到你的臉兒，神秘便重壓着我；你本是屬於一切的便成爲我有了。

因爲怕把你遺失了，我抱着你緊靠着我的胸兒。是甚麼魔術竟網羅了世界底寶貝在我這細長的兩腕裏呢？』

寶寶底世界

我願我能在寶寶自己的世界之心佔出一個清淨的角兒。

我知道有星星給他談話，天空垂在他的面前用糝糊塗的雲霓耍着他。

無言的，看去好像永不能動的，都爬到窗前談天還捧着滿盤的精緻玩意兒。

我願我能走橫過寶寶心的路並且超脫一切束縛；

那兒使無所爲的馳命於無史的諸王之王國間；

那兒「理智」以她的律令爲風箏而飛放，「真理」使「事實」從桎梏中解脫。

「當其與何以」

當其我爲你帶些華彩的玩意兒來時，我的孩子，我明白何以有色彩在雲上，水上那樣游動，何以花都染着顏色——當其我把些華彩的玩意兒給你時，我的孩子。

當其我唱歌使你跳舞時，我真知道何以有音樂在樹葉兒裏，何以波浪把她們的聲音之合唱送到傾耳而聽的地球底心——當其我唱歌使你跳舞時。

當其我帶些香東西到你的貪吃的手兒裏時，我知道何以花杯中
有蜜，何以菓實都秘密的充滿着甜汁兒——當其我帶些香東西到你的貪吃的手兒裏時。

當其我吻着你的臉兒使你微笑時，我的乖乖，我纔是明白晨光

中從天空流出來的，是甚麼喜歡，夏天的輕風兒帶到我身上的是甚麼快活——當其我吻着你使你微笑時。

毀罵

爲甚麼那些眼淚在你的眼兒裏，我的孩兒？

無謂的常常罵你的他們是怎樣可怕呢？

你寫字時用墨水染了你的指兒同臉兒——這就是他們罵你骯髒的原故嗎？

哦，啐！他們敢叫圓滿的月亮是骯髒的也因他用墨水塗了他的臉兒麼？

爲着每個小事兒他們責備你，我的孩兒。他們無謂的預備着尋人錯誤。

你頑耍時扯破你的衣裳——這就是他們說你不規矩的原故嗎？

哦，啐！穿過他檻褸的雲衣而微笑的秋天的早晨他們要叫他是甚麼呢？

他們說你的甚麼，你別理他，我的孩兒。

他們把你的罪狀做一個長表呢。

甚麼人都知道你愛香東西——這就是他們說你貪污的原故嗎？
哦，啐！那麼他們要把我們愛你的叫作甚麼呢？

審判官

你想說他甚麼你儘管說罷，我孩子底錯處我却是曉得的。

我不是因為他好而愛他，却是因為他是我的小孩子呀。

假使你把他的好處和錯處試手權量一下，你恐怕會知道他是如何地攬人愛呢？

我一要責備他的時候，他幾幾乎成了我自己的一部分。

我一使他眼淚出來的時候，我的心便和他同哭。

我自己纔有責備他的權，因為只有能愛人的人纔能懲罰人。

頑意兒

孩子，你座在塵土中是怎樣的快樂，整早晨的拿着折下來的細樹枝兒頑耍。

我微笑着，看你耍那那片折下來的細樹枝兒。

我忙着算賬，儘時間的決算數目。

恐怕你瞥見我，你在想，『一種好沒越味的玩意兒破了你一早晨的辰光喇！』

孩子，我把專心一意的在那些棍兒同泥餅兒上的工夫忘記了。

我尋出來高貴的頑意兒來，堆集起金銀底塊兒。

無論你發見甚麼，你就創造你喜歡的玩意兒，我費了我的時間和勞力去求我永不能得的东西。

在我的不堅固的獨木船裏，我奮鬥着相過慾望底海，我忘記了我也只不過在耍着一個玩意兒。

天文家

我只說，『晚來圓滿的月亮掛在伽檀樹枝兒間，有沒有人能去捉得嗎？』

但是哥哥笑說，『寶寶，再沒有見過你這樣蠢的孩子。月亮離我們遠極了，無論誰人怎樣能去挨他呢？』

我說，『哥哥，你纔叫不聰明喲！母親望出她的窗兒來看着頑耍着的我們而微笑，你能說她遠嗎？』

哥哥總還說，『你到底是個蠢孩子阿！但是，寶寶，你在甚麼地方能尋得一面大網可以捉得月亮的呢？』

我說，『你自然可以用你的手兒去捉他呀。』

但是哥哥笑了又說，『我知道你是再沒見過你這樣蠢的孩子。』

假使他能來得近些兒，你會曉月亮是多大的呢。」

我說，「哥哥，你們學校裏教的真是沒意思啲！母親低下她的臉兒來向我們接吻的時候，她的臉兒看去是狠大嗎？」

但是哥哥總還說着，「你到底是個蠢孩子。」

雲與波

母親，住在雲中的人衆向我叫出——

「我們從睜開眼兒一直要到日落。」

我們同金色的曙光頑耍，我們同銀色的月亮頑耍。」

我問道，「但是，我怎樣纔能上到你們那兒呢？」

他們答道，「來到地球邊上來，舉起你的手兒向着天空，那麼你就可以帶上雲中來了。」

「我的母親在家裏等我呢，」我說。「怎麼能殼丟下她來呢？」

他們便微笑着浮起走了。

但是我知道一個比那個還妙的玩意，母親。

我要成爲雲彩，你便是月亮。

我要用我兩隻手兒把你蓋着，我們的房頂兒便成爲青色的天空
住在波中的人衆向我叫出——

『我們從早晨一直唱到夜間；我們不住的進行，不知道過了些甚麼地方。』

我問道，『但是，我怎樣纔能同你們一塊兒呢？』

他們告訴我，『來到海岸盡頭立着緊緊閉了你的眼睛兒，那麼你就可以帶到波上來了。』

我說，『我的母親常常要我晚上在家裏呢——我怎麼能殼丟下她走呢？』

他們便微笑着，跳着過去了。

但是我知道一個比那個還好的玩意兒。

我要成爲波，你便成爲一起異鄉的海岸。

我要在上邊滾滾，而且碰碎在你的膝上發出笑聲來。

世界中沒有人會知道我們倆在甚麼地方的。

香芭花

假定我變成一朵香芭花罷，叫管有趣，高高地長在那棵樹底枝兒上，發出笑聲隨着風兒搖，又在新發芽的葉兒上跳，你會知道我嗎，母親？

你許叫着，『寶寶，你在甚麼地方呢？』我却要暗暗笑着，一點也不作聲。

我要悄悄兒地開着我的瓣兒守着你做工。

你沐浴後，披散濕頭髮在你肩兒上，你走過香芭樹底蔭裡，到小殿堂裏去禱告的時時，你會注意到花底香氣，但是却不知道是我來的。

中飯後你坐在窗前去讀南牟邪擊(Ramayana)，樹蔭落到你的頭

髮同膝蓋的時候，我要恰好在你所讀的地方，投我的一點小小的影兒到你書頁上。

但是你會猜着那是你的小孩子底細影兒嗎？

晚間你到牛棚兒裏去，你的手兒裏拿着有光的燈兒，我要突然的又落到地上，又成爲你自己的寶寶，央你告訴我一個故事。

『你到甚麼地方去來，你這不乖覺的孩子？』

『我却告訴你，母親。』那便是那時候你同我要說的話。

(註) 香芭Champa是印度人尊敬的一種樹。

Ramayana 是印度二大敘事詩之一。

仙境

若是衆人來曉得了我的王宮所在，那就要消滅在空氣中去。
牆是白銀做成的，屋頂是發光的金子。

王妃住在一座七重庭殿的宮中，她帶的一顆寶石要值七個王國底財富。

但是，母親，讓我低聲兒地把我王宮底所在告訴給你。
那是在我們的土墩角上，杜茜花 (Tulsi) 盆放着的地方。

王女睡在七重通不過的海底遠方的岸上。

除過我自己，世界中沒有一個能發見她的。

她有錫子在她的碗兒上，真珠在她的耳朵兒裏墜着；她的頭髮

垂掃在地面上。

我用我的魔杖觸她的時候，她便要醒來，她微笑的時候，寶石從她唇兒上墜落。

但是讓我在你的耳朵兒邊低聲兒說罷，母親；她是在那兒土墩角上杜茜花盆放着的地上。

你當往河邊去行你的沐浴的時候到時，就請踏上屋頂上的那個土墩兒。

我坐在牆影相交的角上。

只準小貓同我一道去，因為她知道仙話中的理髮師住在甚麼地方。

但是讓我低聲兒，母親，在你的耳朵裏，說出仙話中的理髮師

住的地方。

那是在土墩兒角上杜蒔盆放着的地方。

追放者底土地

母親，光在空中成了灰色了；我不知道是甚麼時候。

我的頑耍沒有趣兒，所以我回到你這兒來了。是禮拜六，我們的休息日了。

把你的工作停了罷，母親；坐在這裏的窗兒旁邊，告訴我那仙話中迪本塔（Tepantlar）沙漠是在甚麼地方。

雨底影子從早到晚的把白天蓋了。

猛烈的電光用他的指爪在抓天空。

雲彩轟動着，雷響着的時候，我愛的是心裏受驚便抱到你。

大雨儘管整時間的在竹葉兒上把打把地敲，我們的窗兒隨着狂風搖的化拉化拉地響的時候。我願意一個人坐在屋子裏，母親，

同着你，聽你談仙話中迪本塔底沙漠。

那是在甚麼地方，母親，在甚麼海底岸上，在甚麼山底脚下，在甚麼國王底國中？

那里沒有給田野作標記的籬柵，沒有通過那兒的路兒，村人在夜間可以走到他們的村莊的，或是婦人在樹林裏收集下乾柴可以擔着她的担兒往市場去的。沙地裏的黃草就像補綴下的布片兒，只有一根樹兒就是又賢惠又老的鳥兒夫婦有她們的巢兒的，迪本塔沙漠是在橫着。

我能這樣的想像，正是這個樣兒的一個陰天，年青的王子單身騎着一匹灰色的馬兒經過這沙漠，去尋那王女，那幽禁在無名水底

彼岸巨人底宮殿中的。

陰沉沉底雨在遠處的空中落着，電光閃起來像是突然發作了急痛一般，他可便想起了他的不幸的母親，被王棄了的，在打掃牛棚，在拭她的眼淚，正當他騎着經過仙話中迪本塔沙漠的時候？

看，母親，白天還沒完，天早要黑了，那里村路上也沒有行人了。

牧羊的童子早從牧場回了家，人都離了他們的田地去坐在草簷下的簾兒上，守着亂湧的雲霧。

母親。我把我的書全都丟在架兒上了——現在莫要叫我做我的功課。

到我長成像我父親那樣大了，我纔要學會那一切應該學的呢。

方罷？

但只是今天，請告訴我，母親，仙話中迪本塔沙沙漠是在甚麼地

雨天

陰雲都很快的去集在森林底黑頂兒上。

哦孩子，莫要出去喲！

在湖邊上排成一行兒的棕樹對着暗沉沉的天空搖打他們的頭；
鴉雀都帶着她們拖下來的翅兒沈默着在太馬林提樹（*Tamarind*）枝兒
上，河底東岸爲暗雲所繞，漸次濃厚。

我們的母牛大聲地吼着，拴在棚兒上的。

哦孩子，在這裡等到我把她索進牛欄裏去。

人都擠的到那出水的田裏去捉那些從溢滿的池子裏逃走出來的
魚兒；雨水流成小河從窄路兒通過像個笑着的男孩子去扯了他母親

之後又跑開了的一樣。

細聽着，有人在灘上叫着船夫呢。

哦孩子，天色暗了，渡頭底過渡停了。

天空在狂跑的雨上好像在跑快馬；河裏的水喧騰而又急躁；婦人們早拿着她們滿了的水瓶從恒河悛忙地回家去了。

晚間的燈都總會預備着的。

哦孩子。莫要出去啲！

往市上去的路是沒有人影。往河上去的小路是滑藪。風在竹枝兒中咆哮着揮扎着像一個野獸絆在網裏一樣。

紙船

天天我把我的紙船一個一個的向流着的溝兒流下去。

在艦上面我把我的名兒同我住的村子底名兒用大的黑字寫上。

我希望他鄉的人有能發見了他們，知道我是誰的。

我把些從我們花園裡採來的喜烏里(Shibhi)花載在我的小船上，
還希望這些東方底好花能安抵西方底土地。

我推送着我的紙船向着空中仰望，看見那些小雲塊兒在放着她們的張着的白帆。

我不知道是天上的那位我的頑耍的朋友遣他們來，同我的船競走的！

夜來我埋着我的臉兒在我的腕裏，夢想我的紙船在半夜的星星

底下不停的浮流。

睡眠底女神都在她們內中開帆，船載是她們的那些夢充滿的童兒。

水手

船美馬都 (Madhu) 底小船泊在賴古尼 (Rajgunj) 碼頭。

那是空把黃麻載着，儘管長久無用地擺在那里的。

若果他只要把他的
小船借給我，我就要給她添一百個橈手，揚
着五個或六個或七個的帆。

我不肯攆着她到那沒有趣味的市場去的。

我定要攆她到仙境底七重海十三條河。

但是，母親，你不要在屋角裏爲我哭呢。

我不是到森林裏去如像那 Ramachandra 十四年後纔回來的。

我要變成故事中底王子，用我喜歡的東西把我的小船裝滿。

我要攜我的朋友阿蘇(ASHU)同去。我們要高興地渡過仙境底七重海十三條河。

我們要在早朝的晨光裏出帆。

正午時你在池中洗澡的時候，我們要在外國國王底國中了。

我們把過提普尼(Tirpuni)灘，把迪本塔(Tepantar)沙灘向我們後邊撇着。

我們回來時天會要黑的了，我便要把我們見過聽一切事兒都告訴你呢。

我要渡過仙境底七重十三條河。

對岸

我想去渡過那邊河底對岸，

那裏那些船兒都一並排兒繫在竹竿兒上；

那裏農人都在他們的船裏過渡把鋤兒肩在他們的肩兒上要去
耕他們遠方的田地；

那裏牧牛的趕着他們叫着的牛犍到河那邊的牧場去；

在晚間他們全都從那裏回家了，剩下豺狼在生遍了亂草的島中
號叫。

母親，若果你不介意，我長大了想要去作那渡口底船夫呢。

人都說有異樣的水池子隱在那高岸後面，

那裏雨一過時野鴨成羣的飛來，茂盛的蘆葦生在水鳥們下卵子的池塘周圍。

那裏那些鵝鳥舞動着尾兒在又淨又軟的泥上把他們的纖細的腳兒印着；

那裏在晚間那些被白花纏着頭的高草把月光招來浮在他們的波上。

母親，若果你不介意，我長大了想要去作那渡船底船夫呢。

我要由此岸到彼岸地渡去又渡回來，村裏所有的男子女孩子們洗澡底時候便要驚訝着我。

當太陽昇到中天早晨挨到正午的時候，我要跑到你面前，說，『母親，我餓了！』

當白天完了，陰影藏在樹子底下，我要在黃昏裏回來的。
我決不像父親一樣要離開你進城去作工。

母親，若果你不介意，我長大了想要去作那渡船底船夫呢。

花學校

當稠雲在空中亂湧，六月的驟雨落來的時候，濕的東風通過着荒野而來，在竹林中吹着他的笛子。

於是花底羣衆突然地來，沒人知道是來從何處，却在草上狂喜地跳舞。

母親，我真真在想花是在地下上學的呢。

他們閉門着上他們的課，而且是若是工課未完他們要出來耍時，他們的先生要罰他們立在一個角兒裏。

雨一來了，他們就有了他們的休息日。

枝兒在林裏一塊兒的打着，葉兒在狂風裏也莎莎地響，響雷底雲拍着他們的大手，花孩子們便穿着淡紅色，黃色，白色的衣裳跳了出來。

你願知道，母親，他們的家是在空中呢，是有星星底地方。

你沒有看見他們是怎麼樣急着想到那里嗎？你不知道他們是爲甚麼那樣地着忙嗎？

不用說，我能猜着他們揚起他們的腕兒是向誰：他們有他們的母親如同我有我自己的一樣呢。

商人

想像着，母親，你是留在家中，我向異鄉去旅行。

想像着我的船裝的滿滿地預備到上陸的地方了。

現在好生想想，母親，你說我回來底時候要爲你帶甚麼東西來

母親，你是要一堆一堆底黃金嗎？

那里，黃金河底河邊，田地裏滿都是黃金的田禾。

而且在森林蔭處的路中黃金的香芭花墜在地上。

我要爲你把他們全收集在幾百個筐兒裏呢。

母親，你是要如同秋雨點兒肥大的真珠嗎？

我就要渡到真珠島濱。

那里在早時的晨光裏真珠都在草地的花兒上震動着，真珠都落在草上，而且真珠都撒在發狂的海浪旁邊底水花裏的砂子上。

我的哥要有一對馬長着翅膀兒在雲中飛的。我要帶來一枝魔術的筆送給父親，那個嗎，不用他的知識，自己就會寫的。

爲你呢母親 我必定要求箱兒同寶石值得七王底國土。

同情

若果我僅僅是一隻小狗兒，不是你的寶寶，親母親，我要從你的碟子裏喫東西時，你可會向我說『不準』嗎？

你可會把我趕走，向我說，『走開，你這個壞小狗兒？』

那麼走了，母親，走了！你就叫我我永不來到你跟前了，永不使你更餓我了。

若果我僅僅是一個小綠鸚哥兒，不是你的寶寶，親母親，你可會把我鎖起來恐怕我要飛走了嗎？

你可會對我搖着你的指頭兒說道，『這是怎麼一個不知恩的怪鳥兒嚟！總是日夜的在他的銷鍊子上咬呢？』

那麼，走了，母親，走了！我就逃到樹林裏；我就永不許你再把我抱在你的腕兒裏了。

職業

晨鍾打了十下，我順着我們的巷子上學去的時候，

每天我遇見賣東西的喊叫，「鐳圈兒，透明的鐳圈兒！」

沒有事情催逼他，沒有一定的路該走，沒有一定的地方該去，沒有一定的時間該回家。

我願我是一個賣東西的，在路中消費我的日子，喊叫，「鐳圈兒，透明的鐳圈兒！」

午後四點鐘我從學校回來的時候，

我能從那家門口看見園丁在掘地。

他用他的鋤做他願意的事兒，他的衣裳把塵土污了，他去晒太

陽或去浸水也沒有人去責備他。

我願我是一個園丁一個人掘園子沒有人來阻擋我掘的。

晚間剛纔黑母親把我送到牀上的時候，

我能從開着窗口看見守更的人過來過去。

巷子又黑又寂寞，街燈立着像個巨人長着一隻紅眼睛在他的頭上。

守更的人把他的燈籠搖着，和他的身邊的影兒同走，一輩子永不上牀去一次。

我願我是一個守更的人終夜的走街，提着我的燈籠去追影子。

長者

母親，你的寶寶是糊塗的喲！她是十分的蠢孩子樣兒喲！

她不知道街上的燈光同星星底分別。

當我們把小圓石頭兒吃着耍，她當真以為是食物，要把來放進口兒裏呢。

當我在她面前展開一本書兒叫她學 a, b, c, 她用她的手兒撕着書葉兒，而且白白歡叫；這就是你寶寶做功課的章法喲。

當我生氣對她搖頭又罵她又叫她乖的時候，她笑着還以為很有趣。

無論誰人都知道父親是在遠處，但是假如我高聲地戲叫『父親』，她急忙地向她周圍看，還以為父親是在近處。

當我把洗衣的人帶來取衣的驢兒做起學生，我警告她說我是校長，她要無緣沒故的乾叫我是哥哥。

你的寶寶要捉月亮呢。她真有趣；她叫 Ganesh 是 Ganush。

母親，你的寶寶是塗糊的，她是十分的蠢孩子樣兒喲！

(註) Ganesh 是印度底一個普通名詞，也是一種象頭神。

小的大人

我是小，因為我是一個小孩子。當我像我父親那樣年紀，我就要大了。

我的先生要我說，『不早了，把你的石板和你的書來。』我要告訴他，『你不知道我同父親一樣的大了嗎？不是一定再不讀書了。』

我的先生會怪着說，『若是他願意他可以丟書了，因為他長成了。』

我打扮着我自己向衆人擁滿的市場上走去。

我的叔叔會跳到我面前說，『你會擠掉呢，我的孩子；讓我帶

着你罷。」

我使答道，「你不曉得，叔叔，我像父親一樣大了嗎？我一定獨自到市場去的。」

叔叔會說，「是呀，他可以走到他願意的地方去。因為他是長成了。」

我把錢給我的奶媽時，母親要從她的洗澡房子裏來，因為我知道怎樣用我的鑰匙去開箱子的。

母親會說，「你在弄甚麼，不乖的孩子？」

我便告訴她，「母親，你不知道嗎，我像父親一樣大了，我一定把銀子給我的奶媽。」

母親就要自己說，「他可以把錢給他願意的人，因為他是長成

了。」

在十月裏過節的時候父親回家的，而且，以為我還是一個寶寶，要從城裏爲我帶小的鞋兒和最小的綢衫兒來。

我便說，「父親，把他們給我的哥哥罷，因為我像你一樣大了。」

父親就會想着說，「若是他願意他能買他自己的衣裳，因為他是長成學。」

十二點鐘

母親，現在我要放下我的功課了。我在我的書上已經整整一早晨了。

你說纔是十二點鐘。假使一點也不遲；當纔是十二點鐘底時候你永不能想道是下午嗎？

現在我能容易地想像出太陽已到那稻田底盡頭，打漁媽媽在池子旁邊摘些野菜做她的晚餐呢。

我能正在閉上我的眼睛想着，Madar 樹底下影兒都成狠黑暗的了，而且池子裏的水放着黑光了。

既是十二點鐘能來到夜裏，爲甚麼當十二點鐘的時候夜不能來呢？

著作家資格

你說父親在著許多底書，但是他寫的甚麼我却不懂。

他整晚上讀給你聽，但是你果能懂得他的意思嗎？

母親，你能告訴我們的是怎麼好聽的故事喲！我奇怪呀，爲甚麼父親不能寫那樣的呢。

他向來沒有從他自己的母親那兒聽過那些巨人仙子女底故事嗎

？

他還是把們他全盤忘了呢？

每次當他把他的沐浴耽擱了，你總要去把他叫一百回。

你等候着還把他的菜給他弄熱，但是他忘了只顧去寫。

父親常常釘書要子。

我『到父親底屋子裏去耍一下，你就來叫着，』好不乖的一個孩子！』

若是我做點輕輕的響聲，你說，『你不看見父親正在用功嗎？』
常常寫了又寫，是有甚麼趣呢？

當我拿起父親底鋼筆或鉛筆像他一樣在他的書上寫着，——
a, b, c, d, e, f, g, h, i——你到底爲甚麼便同我鬧呢，母親？

當父親寫着的時候你再也不說一句話。

當我的父親遭踢着那樣幾堆底紙，母親，你彷彿全不在意。

！
」

但若我僅僅拿着一張來做一個船，你說，『孩子，你真洵氣喲！』

父親白費幾張幾張底紙把黑劃兒塗滿兩面，你心裏怎麼樣呢？

惡郵差

爲甚麼你那樣不動不語地坐在地板上呢？告訴我罷，親母親。

雨從窗口穿進來了，把你淋得全濕了，你却不管。

你可聽見鐘已打四下麼？是我的哥從學校回家底時候了。

到底你遭了甚麼事兒，你的臉色這麼變了？

今天你沒有得到父親底信 (Letter) 嗎？

我看見郵差在他的袋子裏帶些信來，鎮裏的人差不多都送了。

只是，父親底信他。都藏起來自己讀。我確信那郵差是一個惡

人。

但是莫要爲了那個便不高興呀，親母親。

明天是鄰村裏開市的日子。你叫你的侍女買些鋼筆和紙來。

我是能把所有父親底信都寫出；你會一個錯處也尋不出來呢。
我要從一直寫到。

但是，母親，爲甚麼笑呢？

你不信我能寫得同父親的一樣好啦！

但是我要用心地整理我的紙，很整齊的把字母(Letter)大大的寫全。

當我寫完了，你還當我也是同父親一樣蠢，把來丟在可怕的郵差底袋子裏嗎？

我要自己給你立刻拿來，還一個字一個字的幫着你讀。

我知道那郵差，總不願意把實在好看的信給你的。

英雄

母親，我們想像着我們是旅行，經過一個奇怪的危險的地方。

你乘在一頂轎子裏，我便在一匹紅馬上靠你旁邊跑着。

是晚間了，太陽落下去了。約拉迪幾(Joradighi)野地在我們前面蒼白而灰暗地橫着。那土地是又寂寞又荒蕪的。

你恐怖着還想着——「我不知道我們來到甚麼地方了。」

我對你說，「母親，不要怕。」

草地參差的長着尖頭兒的草，一條窄小不平的路兒通過。

廣大的野地中不見有牛羊；他們到他們的村欄裏去了，

地上天上都黑暗朦朧了，我們不能告訴我們是到甚麼地方去的

忽然你悄悄兒地叫着我問我，『近着崖的那是甚麼光兒呀？』

恰在那個時候那里突然發出一聲可怕的吶喊，影子們向我們跑來。

你踞坐在你的轎子裏而且把神祇底名兒反復叫着祈禱。
轎夫們，嚇地顫着，把他們自己藏在亂蓬蓬的叢莽中。

我對你喊道，『莫要怕，母親，我在這裏。』

長棍子拿在他們的手裏而且頭髮亂披在他們的頭上，他們愈來愈近了。

我喊道，『聽着！草賊們！多走一步你們就是些死人了。』

他們又是一聲驚人的吶喊而且向前猛進。

你捉住我的手兒說，『好孩子，千萬避開他們罷。』

我說，『母親，你只看着我罷。』

於是我放開我的馬來狂奔，我的劍同手牌便互相撞的誇拉誇拉地響。

戰爭來的非常的猛，母親，你若從你的轎子裏看見時，就會給你一個冷懾。

他們許多都逃了，大多數被我寸斷了。

我知道你獨自一個人兒坐着在想，以爲你的孩子必定在這時候死了。

但我染了一身血到你跟前，說道，『母親，現在戰爭停了。』

你出來便吻我，把我緊抱在你的心兒上，而且你私自說，『設使我沒有我的男孩子護衛我，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呀。』

一千樁無謂的事兒天天發生着，却爲甚麼這樣的事就不能偶然間真正來呢？

那要像書中底一個故事。

我的哥要說，『有那樣的事嗎？我常以爲他是太軟弱了！』我們的村人全都要驚訝地說，『那男孩子同他母親的事不算是幸運嗎？』

告終

是我走的時候了，母親，我走着在。

寂寞的黎明之暗淡中你向牀上爲你的寶寶伸出你的腕兒底時候，我要說，「寶寶不在那裏喲！」——母親，我走着在。

我要變成一襲清風撫摸着；你洗澡時我要變成雲中的波紋，把你吻着再把你吻着。

大風之夜雨在樹葉兒上把打把打響着，你要在你的牀兒裏聽着我的悄悄兒話，我的笑聲要與同電光一樣通過開着的窗兒閃進你的屋裏。

設使你睡不熟，想起你寶寶直到深夜，我就從星星裏向你唱，「睡呀，母親，睡呀。」

乘着迷離的月光上我要偷過你的牀兒，你睡着時我還要在你胸上輪着。

我要變成一個夢兒，從你眼皮兒底小孔裏我要通到你睡眠深處；而且你醒來吃驚地周圍一看，我就要像一瞬間的螢火向黑暗裏閃的飛出去。

當那時，在普耶(Puja)大祭日，鄰家底孩子們來在房子周圍頑耍，我就化到笛子底音調裏，天在你心兒裏振盪。

親愛的姨姨要來送『普耶禮』，要問，『我們的寶寶在那裏呢？』妹子？』母親，你要柔和地告訴她，『他是在我的瞳仁兒裏，他是在我的身子裏，在我的靈魂裏。』

招魂

她去的時候夜是黑了的，而且人都睡了的。

現在夜又黑了，我便把她叫道，『回來，我的乖乖；世界是睡着的呀；沒有一個人知道，設使你正當星星呆看着星星時回來片刻間呀。』

當發芽春正淺的時候是她去了的。

花現在又盛開，我便叫道，『回來，我的乖乖。孩子們採花散花不息的遊戲。設使你來折一朵小花兒，沒有一個人會不滿意的。』

頑耍慣了的依聲頑耍着，生命是活潑潑的。

我聽道他們的亂談便叫道，「回來，我的乖乖，因為母親底心兒被愛溢到邊兒上了，設使你來從她那兒只奪一個小吻兒去，沒有一個人會嫉妬的。」

最初的素馨

呵，這些素馨，這些白素馨！

我彷彿記得最初的日子，我用這些素馨，這些白素馨充滿我的手兒的。

我愛日光，天空同青地；

我聽見那通過半夜黑暗的河流底微聲；

秋天的暮色在曠野中一條路兒底曲處向着我來，像是一個新娘揚起她的面紗去迎合她的情人底樣子。

我的記憶仍然甜蜜地擊着那最初的白素馨，我是孩子的報候我拿在我手裏過的。白素馨，一回來，再前平年，因這近聲心

原要指下前必將指聲響，生命張舒靈靈的。

多少快樂的日子到了我的生涯中來，我在過節的夜間同着遊戲的人笑過。

在下雨的灰色之晨我低唱過多少懶快快的歌兒。

我把愛人手兒編下的白姑拉花 *Barnes* 底夜會的花圈兒帶在我的頸兒上。

我的心兒仍然甜蜜地繫念着那最初的新鮮的素馨，我是孩子的時候充瀾着我的乎兒的。

榕樹

哦，這立在池岸上的毛頭榕樹，你可是忘記了那小孩子，像鳥兒在你的枝兒裏做了巢便把你棄了的一樣嗎？你記不得他怎樣坐在窗前驚怪你陷在地上的根兒底糾纏麼？

婦人們要來在池子裏裝滿她們的水瓶，你狠大的黑影在水上搖動好像輾轉反側一樣。

日光像織金緞子的細梭不住的在波紋上跳舞。

兩個鴨子在他們的影兒上靠着草岸旁游泳，孩子便要靜坐着想他盼望要成風兒吹着過你的奇里誇拉響着的極枝，要成你的影兒整日延長在水上，要成一個鳥兒在你的最高的枝梢兒上棲宿，還

要像那在草和影中的兩鴨子浮泛。

新月集

七九

祝福

祝福這位小心肝，這個白色的靈魂，爲我們的地球得了天底接吻來的。

他愛太陽底光，他愛他母親底臉色。

他不曾知道輕賤塵土，追尋黃金。

把他抱到你心兒前。祝福他呀。

他來到有一百條叉路的這個地方了。

我不知道他怎樣從人羣中選釋了你，來到你的門前，握住你的手兒問他的道路。

他要跟着你，笑哪說哪，他的心裏沒有一點疑惑。

別失掉他的信賴，端正地引導他祝福他呀。

把你的心兒放在他的頭兒上，禱告着說雖然下界底波浪漸漸凶

險，但是上界底輕風要來孕滿他的帆把他送向和平底港裏。

莫要在你的倉卒間忘卻了他，他來到你的心上祝福他呀。

早會的主命會要禱告，將這讚美詩，讀一讀且願各處均能讚

揚。早會的主命會要禱告，將這讚美詩，讀一讀且願各處均能讚

揚。早會的主命會要禱告，將這讚美詩，讀一讀且願各處均能讚

讚美。

早會的主命會要禱告，將這讚美詩，讀一讀且願各處均能讚

讚美

禮物

我要給你些個東西，我的孩子，因為我們同是漂泊在世界底潮流裏。

我們的生命會要離開，我們的愛會要忘記。

但我不會那麼糊塗，希望我能拿我的禮物來買你的心兒。

年青的是你的生命，你的路兒長着，你一氣兒飲着我們為你帶來的愛便轉身從我們跟前跑了。

你有你的頑耍與你的頑耍的朋友們。若是你沒有時間沒有想我們的念頭那有甚麼要緊呢。

我們，實在地，到老年來有十分的暇時把過去了的日子計算，把我們的手裏永遠失掉了的東西在我們的心兒裏存着。

河流唱着歌跑得飛快，把我有的隄防都冲破着。但是山卻擋
立着，記念着，含着愛情送她。

我的歌兒

我的這個歌兒要在你周圍繚繞他的音樂，我的孩子，就像愛底
仁慈腕兒。

我的這個歌兒要觸着你的額兒就像祝福底一個接吻。

當你是一個人兒的時候，他要靠在你的旁邊坐着，在你的耳朵
裏悄悄兒說，當你是在人叢中的時候，他要用隱遁把你包圍着。

我的歌兒要像一對翅膀向你的夢兒裏，他要送你的心兒往到不
可知底邊際。

黑夜跨過你的路兒時他要像誠實的星兒一樣照臨。

我的歌兒要坐在你眼睛底瞳仁裏，便要把你的視力引向事物底
心中。

而且我的聲音在死亡中沈默了的時候，我的歌兒要在你活着的
心兒裏說話。

當我閉着眼睛的時候，我的心裏，我的歌兒，我的歌兒，

當我閉着眼睛的時候，我的心裏，我的歌兒，我的歌兒，

當我閉着眼睛的時候，我的心裏，我的歌兒，我的歌兒，

當我閉着眼睛的時候，我的心裏，我的歌兒，我的歌兒，

遊良天對

陸 游

孩兒天使

他們吶喊叫而爭鬪，他們疑惑而失望，他們知道他們的吵鬧沒有底止。

叫你的生命像光之火焰來到他們中間，我的孩子，不閃而且清淨，而且使他們樂就沈默。

在他們的貪婪與他們的嫉妬中他們是殘忍的，他們的語兒就像藏了渴着血液的刀子。

去立在他們的難看的心中，我的孩子，而且叫你溫和的眼兒垂眷他們像在白晝之爭嚷上蓋着的夜晚之寬恕的和平。

叫他們看你的臉兒，我的孩子，使他們知道一切事物底意義是如是的；叫他們愛你，並如是地互相愛着。

來在無限之懷兒裏坐你的座兒呀，我的孩子。日出時把你的心
兒像一朵美滿的花兒開呀揚呀，而且日落時把你的頭兒曲着便在沈
默中把白晝底禮拜完成呀。

最後的契約

『來雇我喲，』我叫了，正是早晨我走在石頭鋪的路上的時候

劍在手裏，「王」在他的馬車裏來了。

他握住我的手兒說，『我拿我的權威來雇你。』
但他的權威算不得甚麼，他便乘着馬車離去了。

正午狠熱時家家都在關着門兒。

我沿着灣曲的小路兒徬徨。

一個老人提着他的黃金之囊出來了。

他沉思的說，『我拿我的錢來雇你。』

他一個一個地權量他的金幣，但我轉過身走了。

已經是晚間了。花園的籬笆全都是花兒。

美麗的小姑娘走出來說，『我拿一個微笑來雇你。』

她的微笑失了色，融化在淚裏了，她便向黑暗裏獨自回去了。

太陽射在砂灘上海浪任意地狂動。

一個孩子拿些蚌殼兒坐下頑耍。

他擡起他的頭兒就像是認得我，便說，『我拿一無所有來雇你

』。

從那時以後那個契約，定在孩子底頑耍中的，使我成了個自由的人。

(完)